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于少保萃忠傳 第三十七回 孝子初上陳功疏 忠臣加祭贈褒封

英宗灼見于公之冤，久欲復公官爵，群奸諫阻。公子冕發遼衛軍。天順初，承天門火，于公現形。朝廷以故降旨，獨宥于冕。冕雖蒙宥，猶防奸妒，寓居關中。軍民將士，皆憐于公之冤，齊糧執帛，供奉公子。公子素承父志，一毫不受，惟與義兄于康周全度日。至是成化踐祚。公子俯首流涕曰：「聖明在上，陳情有日。」即回京叩關上疏，其略云：臣于冕蒙恩復命，冒死陳情。臣父于謙，當日尺寸微勞，今值聖明在上，若不冒死悉陳，不惟他日難見亡父於地下，臣之不孝，凡為天下人子者，皆得以罪之矣。

正統之四年，也先敗盟，以致先皇帝大駕北巡。京城內外，乏人戰守，廷中喧亂。是時景王疑懼，事變萬端。臣父受任於危急之秋，治兵於潰散之餘，疲神焦思，竭志殫力，無所不至。先行差官招募軍士，並義勇民壯，及傭民夫，替出沿河遭運官軍，隨京操備。即薦文武大臣楊洪、柳浦等為總兵官，軒等為巡撫，請敕前去各處鎮撫地方，輯和人民，以防奸侮。各邊修守城池，整束人馬，以為應援。

其年□月，也先肆逆，逼回京師。中外震驚號哭，軍民舉家奔竄。侍講徐理，建議南遷。人心洶洶，朝不謀夕。臣父厲聲大慟曰：「京師根本重地，且祖宗陵廟，百官軍兵，帑庫倉場，百官萬姓輜重俱在此，車駕若一動，則大勢去矣。前宋靖康之事，足為明鑒。今日死則俱死於此，決不可一步離此。」臣父乃身先士卒，督眾軍出德勝門外，對敵豎營。其時敵鋒正銳，而我軍又皆新集。石亨愛惜身命，只欲盡閉九門，不肯出戰。臣父以死自誓，日夜在營，親冒矢石，泣諭三軍，以為朝廷之恩當報，忠義之名難得，若事機一失，則禍患立至，生不如死。由是人人思奮，勇氣百倍，卒至挫敵。復又以假送大駕為名，屢侵邊境。臣父預設方略破敵，京師無事，大難悉寧。此臣父保全京師，再安我宗社之微勞也。

自後敵國知中原兵備勢強，革心向化，遣使請和，實欲親送大駕還京。當時朝廷疑慮日前謠詐，召百官會議，皆狐疑不決。臣父毅然獨陳君臣大義不可違，兄弟至情不可失，敵情侮過如此，實乃天心有在，當早迎回大駕，不可緩也。時景帝聞言，中心開悟，差官奉迎大駕還京。六軍萬姓，歡呼踴躍。畿甸已安，神人寧慰。此臣父定議奉迎還大駕之微勞也。

臣父於此數事，雖皆仗庇祖宗靈成，實出萬死一生。當時輿論，咸謂朝廷論功行賞，宜與助封。豈謂賞未酬勞，禍機遂及。奸臣石亨等讒構罔極，古今罕比。從來人臣之死於忠者，未有如臣父之慘烈也。臣之痛憤刺心，何時而已。

且臣父之在兵部，值天下多事之秋，□年勞績，辛苦萬端，眾所共知，不能備述。臣今復舉一二言之。自土木兵潰，敵遂抄掠內地，出入無時。臣父因見永樂年間以來投降者，俱在北直隸、山東一帶地方屯住，各邊告警，此輩有乘機煽動之勢，變在不測。臣父先以南征為由，選其精銳者，撥發前去湖廣、廣東等處軍前聽調，隨後具奏，就彼安插，以絕積久難除腹心之大患。懷郭欽防微之先見，銷劉聰念亂於未然，此臣父先事見幾，為國除患之微勞也。

自也先圍犯京師之後，復肆猖獗，始迫石亨於雁門關，遂圍代州。次逼朱謙於瓦子口，尾至宣府。烽火連接，人心驚惶。眾謂急發京兵赴援。臣父料敵必難持久，一面奏上方略，親到邊廷，論來謙、楊洪等務須持重，與郭登等計謀禦敵，遣將遙援。敵知朝有謀臣，心中畏懼不敢輕肆。此臣父伐謀制勝，全師保境之微勞也。當時獨石、馬營等處邊城八座，敵勢猖獗之時，守將怯懦不支，盡棄其地。臣父以為獨石一帶城池，俱係藩籬重地，今棄彼處，不但宣府難守，京師亦不免動搖。力薦都督孫安老練可任，授以方略，發兵度龍門關，且戰且守。由是各城復守，邊境固完。此臣父為國定謀，守在四方之微勞也。

其時浙江、福建、湖廣、四川、貴州、兩廣等處，盜賊蠭起，僭稱偽號，毒害生靈，攻圍州縣，告急於朝，殆無虛日。本部軍機煩劇，干係甚大。臣父不遑寢食，晝夜運謀。令將出師，指授方略：揀選五軍神機三千等營精銳，奏立□二團操之法，親自訓練，以勵將士，令出征剿，不三、四年，各處僭竊，以次殄滅。此臣父內修武備，外備強寇，經營四方之微勞也。

天壽山原無城池，各衛官軍四散居住。敵兵猖獗之時，喪失頗多。臣父奏用成山伯王通，往昌平縣創立城池，徙軍民於城中，使得以固保我陵寢。及山東臨清地方，事關僭運大計，至重非輕，又係京師咽喉要地。也先密遣細作嚮導，欲從紫荆關入寇臨清，以扼要害。臣父力薦平江侯陳豫可任，令其往彼相度事機，築立城池，置設軍衛，守護運河。數月之間，人心帖然。此臣父守護山陵，保障要地之微勞也。

臣思兵部尚書王驥征麓川有功，不過能除邊方之一患耳，得封世襲靖遠伯爵，子孫世享榮祿。正統□四年，臣父匡濟多難，再安奠王室，比之王驥功差大耳。昔岳飛盡忠於宋，誓圖恢復，為秦檜所害，至今春秋廟祀，以顯其忠。然當時中原卒不可復，鸞輿卒不能返，宋室偏安於南渡。正統□四年，臣父力阻南遷，誓以死守。乃用計退敵，保安我宗社，復迎英宗皇帝大駕回京，仿之岳飛死忠雖同，臣父之功則過之。伏望我聖明，軫念臣父謙功在社稷，被誣冤死，乞照宋岳飛，今王驥，賜以贈諡，則忠無不報。一以彰朝廷之恤典，一以鼓天下之人心。臣父子存沒，同沾再造之恩於無窮矣！謹昧死上陳，冒干瀆天聽，不勝感激，惶懼俟命之至！

于冕具疏奏上，成化帝覽疏，歎曰：「于謙之功與冤，先帝素知之，屢欲封錫，為有貞等所蔽。朕今即位，何忍置之？」遂召回前閣下商輅、陳循等，並侍郎王偉、項文曜，少卿古鏞等，復其爵，皆當時被石亨指為奸黨者。又復王文、于謙、范廣等官爵。即遣行人馬璇賜于謙祭物、祭文。其諭祭云：

維成化歲次丙戌二月□有一日，皇帝遣行人司行人馬璇，諭祭故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曰：卿以俊偉之器，經濟之才，歷事我先朝，茂著勞績。當國家之多難，保社稷以無虞。惟公道而自持，為權奸之所害。在昔先帝已知其枉，而朕心實憐其忠，故復卿子宮，遣人諭祭。嗚呼！哀其死而表其生，一順乎天理；厄於前而伸於後，允愜乎人心。用昭百世之名，式慰九泉之意。靈爽如存，尚其鑒之。

行人祭奠畢。公子于冕感泣謝恩，復厚待行人馬璇。璇辭別，復命訖。

成化皇帝追念于公功大冤深，乃擢升于冕為應天府府尹。于冕謝恩，感泣無地。復思：「吾父雖蒙聖恩復前官爵，賜諭祭，但贈諡廟享，未蒙恩典，仍非吾為子事親之道也。」即復具疏奏聞奏上，成化帝駕崩，此時弘治皇帝登極。帝覽奏畢，顧近臣曰：「昔于謙有大功於我國家，宜即傳旨，著該部詳議來說。」弘治二年□一月□三日，本部尚書耿裕等，於奉天門題奏。次日聖旨下：賜與贈諡祠額，春秋二祭，諡曰「肅愍」，額曰「旌功」。特賜誥諭，其詞云：

奉天承運皇帝制曰：朕惟功大者褒典宜隆，行偉者揚名必遠。惟顯忠於既往，斯勵節於方來。古今攸同，豈容緩也。故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，氣稟剛明，才優經濟，兼資文武，茂著聲猷。當我皇祖北狩之時，正國步艱危之日，乃能殫竭心膂，保障家邦，選將練兵，摧鋒破敵。中外賴以寧謐，人心為之晏然，迴鸞有期，論功應賞。不幸為權奸所構，乃隕其身，輿議咸冤。恤恩已錫，茲復贈特進光祿大夫、上柱國、太傅，諡肅愍，命有司立祠致祭，用昭旌崇之典。於戲！執羈勒，守社稷，勞蓋均焉；表忠宜，愧回邪，理則明矣。誕敷嘉命，永賁幽局。靈爽如存，尚其歆服。

府尹于冕見朝廷贈諡贈額，建祠加祭，感泣無埃。乃復乞守先公之墓，辭職再三。朝廷見于冕屢次哀祈，乞守廬墓，遂從所請。于冕蒙恩俯允，即謝恩辭朝，回守廬墓，星夜帶領家眷，回到杭州。時府縣奉旨營建祠宇於墓前，名曰「旌功祠」。